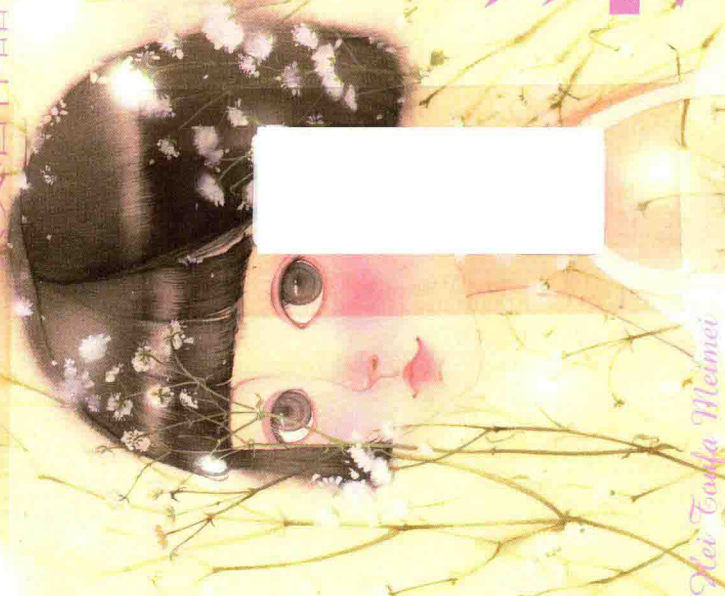


黑头发

妹妹

在这个看起来很平凡的夏季里发生了这么多事，
它们让我陷入莫名的孤寂和失望，
也让我学会包容，
学会充满希望地等待下一天的开始。



Mei Touda Meimei

黑头发
妹妹
秦文君著

明天出版社

黑头发妹妹

Hei Toufa Meimei

秦文君作品

秦文君著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头发妹妹 / 秦文君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6.5

(秦文君作品)

ISBN 978-7-5332-8900-3

I. ①黑… II. ①秦…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4400号

秦文君作品

黑头发妹妹

秦文君 著

出版人: 傅大伟

出版发行: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社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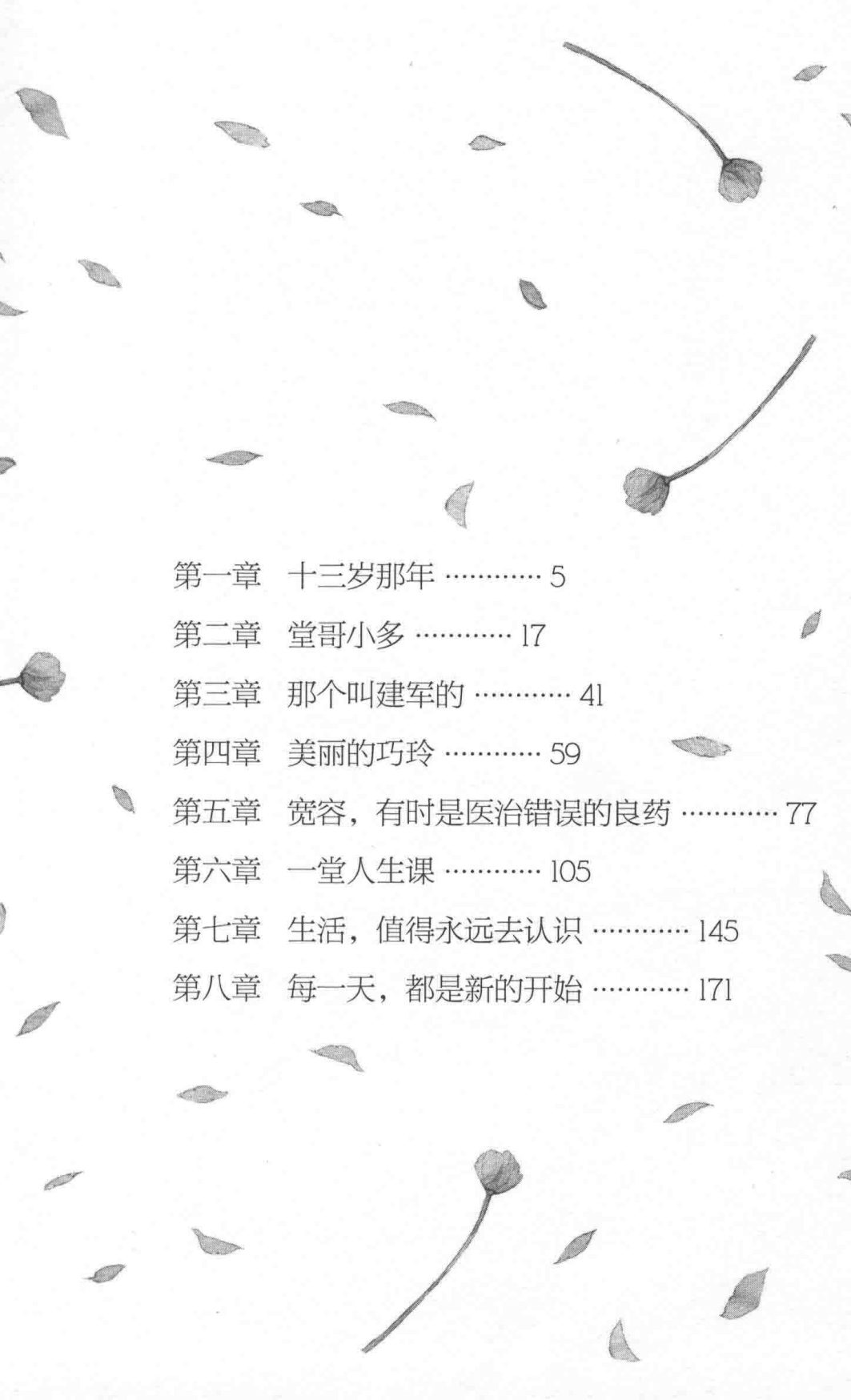
145毫米×210毫米 32开 5.875印张 2插页 75千字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978-7-5332-8900-3

定价: 16.00元



第一章	十三岁那年	5
第二章	堂哥小多	17
第三章	那个叫建军的	41
第四章	美丽的巧玲	59
第五章	宽容，有时是医治错误的良药	77
第六章	一堂人生课	105
第七章	生活，值得永远去认识	145
第八章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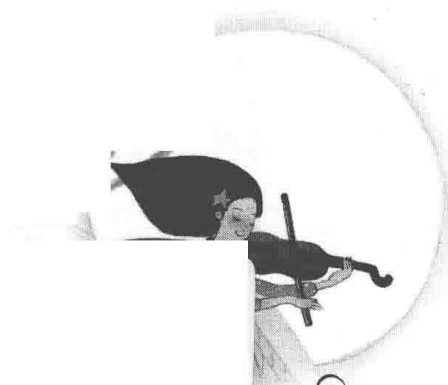
黑头发妹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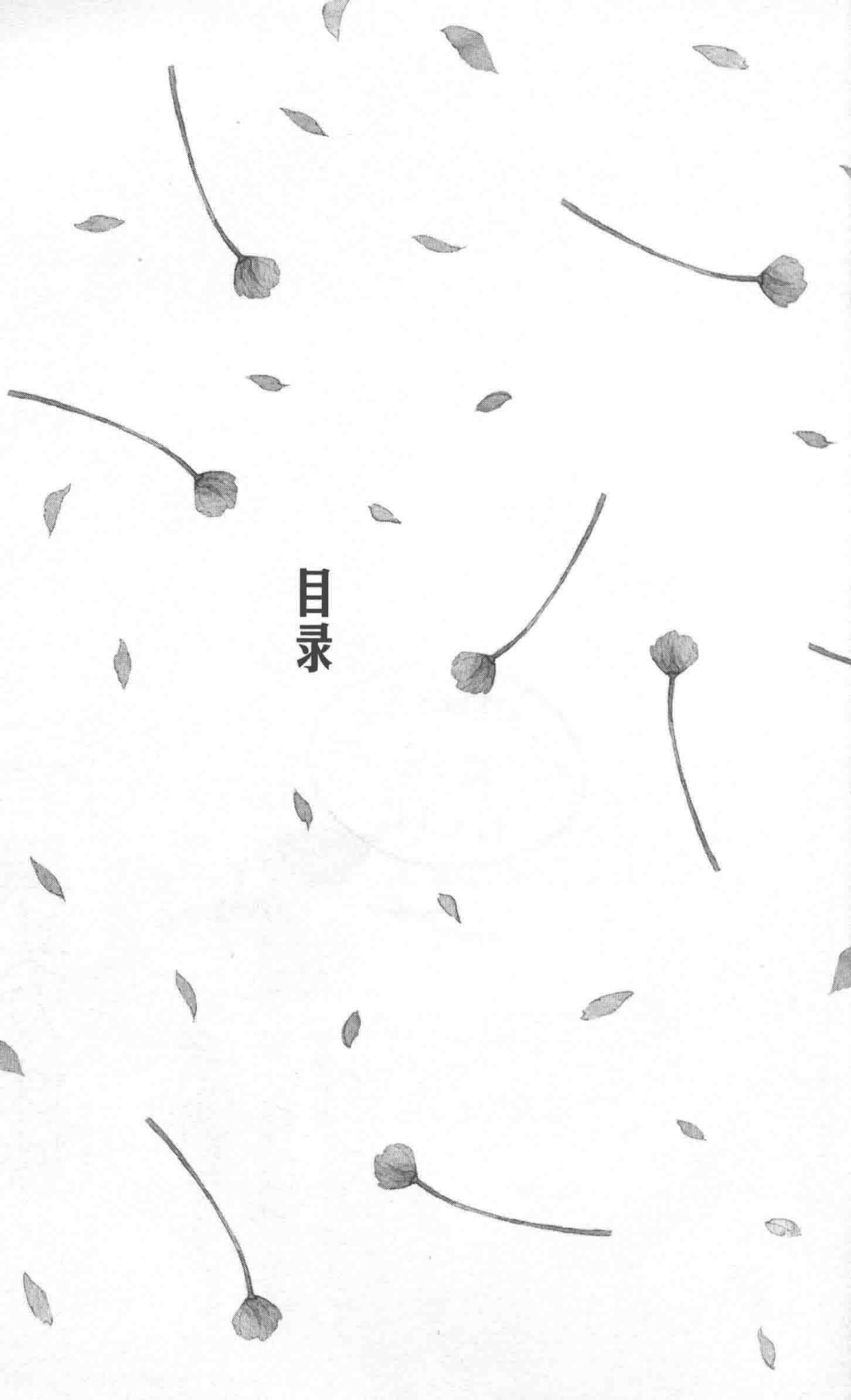
Hei Toufa Meimei

秦文君作品

秦文君著

明天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light, textured grey. It is decorated with numerous small, dark grey, teardrop-shaped petals scattered across the surface. Interspersed among the petals are several thin, dark grey stems, each ending in a small, rounded, flower-like shape. These elements are distributed across the entire page, creating a delicate, falling-petal effect.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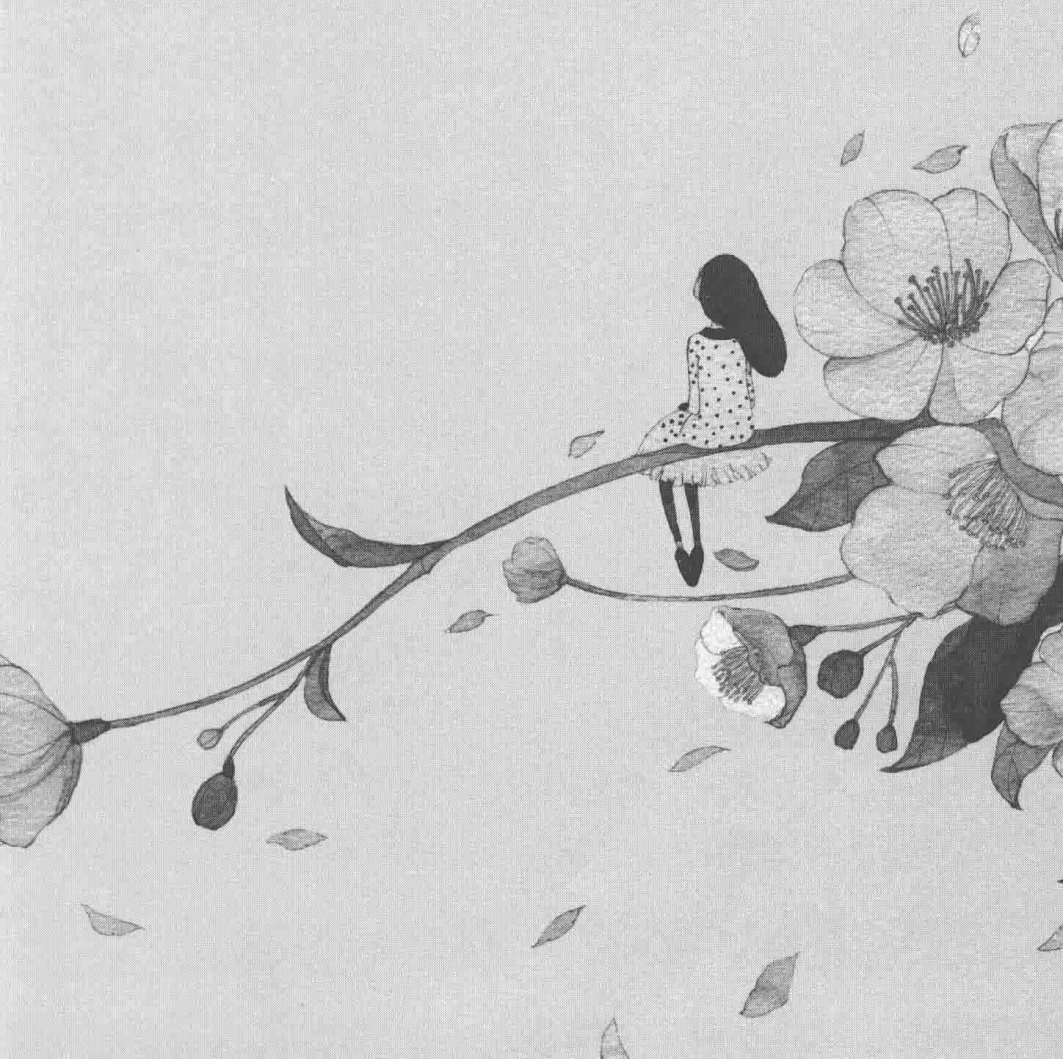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十三岁那年	5
第二章	堂哥小多	17
第三章	那个叫建军的	41
第四章	美丽的巧玲	59
第五章	宽容，有时是医治错误的良药	77
第六章	一堂人生课	105
第七章	生活，值得永远去认识	145
第八章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171

第一章

十二岁那年

十三岁那年，
我老做相同的梦——
一口深绿色的深井，
我半跪着，
很动情地俯照着脸庞，
漆黑的头发滑散开，
打碎了那无比美丽的宁静。







我盯着阿婆问，让她圆梦。阿婆她老人家数了一通针脚，然后，眼光从架在鼻尖上的眼镜上方射过来，很锐利地扫了我一眼：“记牢，少到井边去，要当心落水鬼。”

我想，好没劲啊。就在那一刹那间，很孤独很落寞的感觉就闯来了，冒火得很，仿佛没头没脑的蠢东西，黏稠地贴在身上，揭都揭不干净。

原本，我以为会永远喜欢夏天，喜欢热烈的阳光和急匆匆的风。可这个黄昏，潮闷、炎热，从小天井两侧的阴沟里还泛出呛鼻的气味。小天井里边点的客堂，拼花的地砖地上湿漉漉的，很滑。听说这幢房子原来住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临解放，她逃到台湾去了，房产就由房管局接收。这个客堂，原来是个大厅，姨太太大概总穿着高跟鞋，在这里嗒嗒地踩来踩去；如今，这个客堂成了我们几家合用的厨房，油烟喷在雕花的顶上，老黄色的，像藏得久了发脆的旧报纸。

楼上妹妹家的飞鹿牌无线电开得很响，放着一支声讨帝国主义的歌。节奏很激越，透过旋律，总觉得纸老虎在一步步退却。以前，听到这儿，我总会在

心里生出许多激情。

今天却例外。那亢奋的旋律只在我耳边留下点淡淡的余音。好像，好像，我好像听到了什么暗示，尽管它模糊得如一抹米灰，像混混沌沌的呓语，然而它很新鲜，像飘香的乳汁，裹在那黏稠的感觉里。

我真的长大了，心里积攒起东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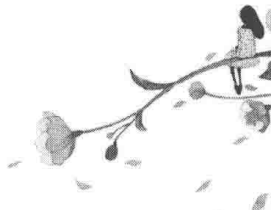
我很冲动地想穿过那长青苔似的湿滑的客堂，像一阵疾风，刮到家里那面硕大的穿衣镜前，好好地照照自己，可我又有点犹豫和羞怯，怕失望，怕映照出的仍是那张固定的脸。

阿婆满腹狐疑地打量我，她手里是一大团黑毛线，很有光泽，是幽幽的青光。她隔了片刻，又重复一遍：

“记牢，少到井边去，要当心落水鬼。”

咯咯的几声大笑，建军姆妈跑过来，她赤着脚，瘦瘦的，大家都叫她“赤脚大仙”，当然，只是背地里叫叫的。她动作快而干脆，超出常人，细细的臂和腿再加上非凡的麻利，像一只人形的大跳蚤。

建军姆妈很亲昵地拧拧我的脸腮：“妹妹，你害怕落水鬼吗？舌头耷拉出一尺多长呢！”



我用手拨开她那粗乎乎的指头，我特别不喜欢爱咋呼的女人，再说，她还做出幸灾乐祸的样子。我明知落水鬼一说属于迷信，但被她这么做了具体描绘，脑子里就隐隐约约地闪过条一尺多长的舌头，而且是暗红色的，淤血模样，过一会儿，又添加了许多尖利的肉刺……

我有些发眩。这年，我体质特弱，夜里做了噩梦就尖声大叫。阿婆说我神经兮兮的。

建军姆妈这个赤脚大仙欣赏着我的表情，使劲拍拍手，说：“噫！妹妹的面孔煞白煞白，该死，该死，她当真的了。”

阿婆说：“你不好，等会儿人家姆妈要心痛煞的，就这么一个千金。人家是新脑筋，欢喜女儿的，两个儿子倒不顾，全托在幼儿园。”

我最恨阿婆用这种口吻议论妈妈，虽是亲骨肉，但阿婆就是看不惯女儿的一举一动，在背后拆她的台，有时还讽刺妈妈当了官太太，架子大，不顾老法规矩。

建军姆妈接口说：“人是奇怪，官太太也好，平民百姓也好，对小囡全当宝贝一样。妹妹长得这样难

看，凹面凸额骨，眼睛又小，在她姆妈眼里倒成了一枝花。”

“是啊，”阿婆笑起来，“她母女俩一只模子出来的，前前后后寻不出这样的难看人。”

建军姆妈也跟着笑：“妹妹，你为啥不像你阿爸，他相貌堂堂，工钿又多，又是个官……你姆妈找老公找得好，命好。”

我蜷缩在躺椅里，只觉得一股股冰凉的寒气逼袭过来，像尖角的长矛在我心里扎了下去。我自卑极了，强止住眼泪，怕哭起来更难看，也怕她们察觉我的满心凄凉后，从此怜悯我。

“楼上的妹妹没下来玩？”建军姆妈问。

楼上有年龄同我相仿的女孩，小名也叫妹妹，偏偏她是个俊俏人，又讨大家喜欢。建军姆妈常常跟她说笑话，叫她将来当她的儿媳妇。去年春节，建军姆妈还买了一只橘黄色的发夹送给楼上妹妹，好像儿媳妇的事就定下大半了。

楼上妹妹姓杜，但她不喜欢这姓，嫌它粗气，哪个叫她杜家妹妹，她就不睬。她跟我要好，常下来玩，



我呢，有点矛盾，既喜欢她，又有点妒忌她，说不上为什么，也许跟建军有点关系，或者，是因为赤脚大仙常常用夸奖楼上妹妹的长相来贬低我。

我绝望极了，恨不得立即死掉。那当儿，刚才冒出来的欣喜都可怜巴巴地逃光了。我想，谁能帮帮我，让我稍稍美丽一点。十三岁时，最痛苦的就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你丑——这正是女孩最在乎自己的年龄。

我把头枕在手肘上，悄悄地哭了一会儿。眼泪淌出去后，心情就明丽了，像在河里漂洗了一阵。我甚至乐观地想：她们待把这话题说旧了，就会扔得远远的。

那边，阿婆跟建军姆妈正在议论张之道家的家底丰厚，说是他家老老小小穿的都是毛料或是丝绸的，建军姆妈去洗衣裳，张之道的祖母就要叮嘱一遍：用手搓搓，不要用板刷刷，不能用开水烫。

“人家油水吃得足，衣裳油腻重，搓起来滑叽叽的，开水又烫不得。”

“泡点碱水去去油。”阿婆说。

建军姆妈将尖鼻子往上提提，咧咧嘴角：“那么

便当吗？老太太眼睛雪亮地盯着你，容不得你做手脚，啊呀，防贼骨头一样啊。”

阿婆叹息道：“帮人做娘姨就是这点苦。算算是新社会了，娘姨也是劳动人民。不过，要叫人家从皮夹子里付工钿给你，受点气也不算什么，这也不管什么社会新啦旧啦，自古这世道就是这样。”

阿婆往往就爱讲些立场不稳定的话，在她眼里，旧社会似乎也不怎么坏。有时还说那时比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日子还好过些，粗茶淡饭是吃得饱的，花生米三个铜板就能买一包。

我常为了这个跟阿婆争。我们在学校里经常听“不要忘记过去”的报告会，旧社会在我的印象里是黑暗和消沉的，完全是邪恶的。我说：“旧社会里饿死人，好人做牛马，坏人收租，还有刘文彩的水牢……”

“没有，没有。”阿婆连连摇头，“我没坐过水牢，就是闹兵荒轧户口米时，那个挤得呀苦透苦透。”

阿婆总把过去说得轻描淡写。然而，里弄里的负责人却不清楚这些，让阿婆当我们这一带的居委会小组长。于是，阿婆越发骄傲起来，有时就称呼毛主席



为毛泽东，我不让她叫，她说，叫叫名字又何妨。

我为阿婆的落后而羞愧，甚至不大敢邀请同学到家里来玩，生怕我家的小组长到时又露出旧思想。我猜想，阿婆不喜欢我也跟这个有关，她心里很灵光啊。

阿婆曾说过：“你将来也会找个军队里下来的北方人，当个小官太太，跟你姆妈一个样。”

当初阿婆说这话时，我就觉得这话不算是贬义的。如今，在这漫长的夏日的傍晚，想起它，我感到一种甜美的遐想弥漫开来，周身都轻柔起来，挺有兴趣地沉浸在对未来神秘的猜测里。北方人，我想，一定有宽大的骨骼，腿格外长，走楼梯时不会循规蹈矩，而是一跨就是三四级台阶；胳膊呢，很有力，跟人握手时，手又大又热情；至于当不当官倒无所谓，当官的往往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还不如小通讯员机智可爱，但千万别是炊事员，那我不喜欢；从军队里复员，一定喜欢穿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军裤则宽大得很，走路时，裤腿甩来甩去。

我终于没有为那人构想脸形，因为我想象不出他的眼睛是什么样，还有，决定不了那人额上是否应该